

毛姆 短篇小说精选



Selected Stories of W. S. Maugham

英] 毛姆/著

毛晋华/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日出像一个魔术师，在它的召唤之下，
海岸线从黑暗的深海中浮现出来。



W. Somerset Maugham

毛姆短篇小说精选

Selected Stories of W. S. Maugham

[英] 毛 姆/著
王晋华/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毛姆短篇小说精选 / (英) 毛姆著; 王晋华译. --
哈尔滨: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5.12
ISBN 978-7-5388-8683-2

I. ①毛… II. ①毛… ②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7693号

毛姆短篇小说精选

MAOMU DUANPIAN XIAOSHUO JINGXUAN

作者 [英] 毛姆

译者 王晋华

责任编辑 赵春雁

封面设计 尚上文化

出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地址: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: 150001

电话: (0451) 53642106 传真: (0451) 53642143

网址: www.lkcbs.cn www.lkpub.cn

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张 21.5

字数 500千字

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88-8683-2/Z · 1293

定价 49.80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

目 录



太平洋	001
马金托什	003
爱德华·巴纳尔德的堕落	042
雨	084
木麻黄树	135
赴宴之前	137
铁行轮船公司	171
信	209
疗养院	251
九月公主	281
整整一打	291
筒	327

异国他乡	361
机会之门	415
愤怒之船	457
书袋	505
萨尔瓦托尔	552
审判席	557
舞男舞女	564
上校夫人	587
风筝	611
黛西	646



太平洋

太平洋无常且不定地变化着，就像人的情感一样。有时它是灰色的，就像离比奇角不远的英吉利海峡，大海满满地涨出来；有时它很粗暴，海面上升起来喧闹的白色波峰。它很少呈现平静和蓝色。不过，确实，蓝色是太自负了。无云的天空中太阳强烈地照射着。信风搅动着你的脾性，让你对未知失去了耐性。巨浪壮观地滚动着，浸满了你身体的每一部分，不留一丝缝隙，你忘记了你已逝去的青春，仅在对生命的躁动和不可忍受的渴望中留下了残酷而又美好的记忆。尤利西斯在这样的海洋中航行，寻找着幸福岛。不过，也有些时日，太平洋就像一个大湖。大海平坦且光亮。飞鱼是光亮镜面上的一丝黑影，在落回到水中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波光粼粼的小喷泉。天边是羊毛状的云朵，日落时这些云朵呈现各种形状，使你不得不相信你看到了连绵不断的山丘。这些是你的梦中的乡村山丘。于奇妙的大海中，你在不可思议的寂静中航行。不时有几只海鸥提醒你陆地已经不远，这陆地就是隐藏在浩瀚大海上的一个被遗忘的

小岛；但是，海鸥，这些忧郁的海鸥们，是你拥有的唯一可以表明陆地存在的标志。在太平洋，你从不会看到不定期的货船和它的烟囱冒出的黑烟，也不会看到很有气派的小帆船或精巧的纵帆船，甚至不会看到渔船：这是空旷的沙漠；眼前只有让你产生模糊预感的虚空。



马金托什

马金托什在海里扑腾了几分钟，海水太浅无法游泳，又因害怕鲨鱼不敢到深水区，于是他从海里出来去了公共澡堂冲澡。在太平洋又浓又黏的咸水里泡过之后，再冲个清凉的淡水澡会让人身心舒畅。海水太热了，尽管刚刚过了七点，浸在里面不但不能让人精神振作，反而使你更加无精打采。擦干身体之后，他披上浴巾，冲着中国厨师大喊，告诉这位厨师五分钟后他就准备吃早饭。他赤脚穿过一小片粗糙的草地——行政官沃克曾自豪地认定那是一块“草坪”，来到自己宿舍，换好了衣服——这个无需用时太久，因为他仅穿了一件衬衣和一条帆布裤子——然后向院子另一侧的餐室走去。两名男子一起吃饭，中国厨师告诉他，沃克五点就骑上马出去了，一小时后才会回来。

马金托什没睡好觉，他憎恶地看了看面前放着的番木瓜、鸡蛋和熏肉。昨晚的蚊子简直让人疯狂，它们在他睡觉的蚊帐周围四处乱飞，数量多得惊人，发出残酷、吓人的嗡嗡声，仿佛是远处的管

风琴发出的无休无止的音符。任何时候当他恹恹欲睡时，又突然惊醒过来——他相信一定是有一只蚊子进了蚊帐。天太热了，他只能裸身睡着，但也只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罢了。暗礁上的浪花发出的单调的轰鸣声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而平时是听不到的，因为它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从来都是那么有规律地进行着，但现在，它的律动却如锤子般敲打着你疲惫的神经。马金托什攥紧了拳头控制着自己、忍耐着，一想到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那个声音——因为它会永远持续下去——就让他无法忍受，仿佛他的力量能跟无情的自然之力相媲美。这个时候他的心中会腾起一股疯狂的破坏冲动，他觉得必须要控制好自己，否则就会疯掉。现在他朝窗外的泻湖和标示着暗礁的白沫带看去，那儿的壮观景象让他憎恨地战栗起来，而万里碧空如一只翻转的碗将它罩了进去。他点上烟斗，翻了翻几天前从阿皮亚运来的一摞奥克兰报纸。最新的报纸也是三周前的，给人的印象是内容极端无聊。

然后他去了办公室。这是一个宽敞、空旷的房间，有两张办公桌和一把靠墙的长椅。长椅上坐着几个当地人，还有两三名女子。他们小声嘀咕着，在等待行政官回来。马金托什进门时，他们用萨摩亚语向他问候道：

“您好！”

他也问候了他们，然后在办公桌旁坐下，开始写一份报告。这份报告是萨摩亚的总督一直在催要的，但沃克平时拖沓惯了，疏忽了准备。马金托什一边做着笔记，一边不无恨意地想到，沃克迟迟不写报告，真实的原因是他这人非常无知，对任何笔头工作都极其厌恶，不过，当简洁、有条理、规范的报告最终完成后，他就会把

下属的劳动据为己有，而不会表达任何谢意，然后带着轻蔑和嘲笑发送给他的上司，一切都好像是他自己的成果——实际上他不会写上一个字。马金托什还愤然想到，假如他用铅笔添加了什么话，那在表达上一定是幼稚的，在语法上是错误的，而如果自己表示抗议，或者试图把他的意思用一个清楚的短语表达出来，他就会勃然大怒，并叫嚷道：

“我管它什么狗屁语法？这就是我要说的话，我就想这样说。”

最后，沃克进来了。他一进门，当地人就把他包围起来，希望马上引起他的注意。但他大发其火，叫他们坐下、闭嘴，并吓唬说，如果他们不能保持安静就把他们轰走，他今天谁都不见。然后他冲马金托什点了点头：

“你好，马克，还是起来啦？真不明白你怎么能把一天最好的时光用在床上。你应该像我一样在黎明前就起来——懒骨头！”

他扑通一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拿起一根香蕉擦了擦脸。

“老天，我口渴了。”

他把脸转向站在门口的警察——那可是一个形象别致的人物：上身穿白衬衣，下身系着印花缠腰布短围裙，即萨摩亚人常系在腰间的缠腰布。他告诉他去倒些卡瓦酒来。盛卡瓦酒的酒桶就放在房间墙角的地板上。警察倒了半椰子壳的酒，然后递给了沃克。他在地面上撒了几滴，对着周围的人嘀咕了几句惯用的话，就津津有味地喝起来。然后他叫警察去招待一下等着的当地人，按照人的年龄和地位，椰子壳轮流递送到每个人手中，然后通过同样的仪式喝掉了。

这时他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这是个小个子男人，远低于人的平均身高，但极为肥胖，有一张肉嘟嘟的大脸盘，脸上刮得干干净净，

脸颊悬挂在两块巨大的垂肉之上，长着三层的宽阔下巴——总之，他的细小特征都融化在一团团肥肉中了；另外，除了脑袋后面残留的一块新月形白发，他的脑壳已全部秃掉，让你联想到那位匹克威克先生^[1]。他是个怪诞、滑稽的人物，但奇怪的是，并不让人觉得失去了尊严。他大号的金边眼镜后面是一双精明、活泼的蓝眼睛，脸上露出非常坚定的神气。他六十岁了，但他身上与生俱来的活力战胜了不断增长的年龄。虽然臃肿，动作却利索，走路时迈着沉重、坚决的步骤，仿佛要在大地上印下其体重的烙印，而说话时声音响亮而粗鲁。

到现在马金托什被任命为沃克的助手已经两年了。沃克在塔卢亚——萨摩亚群岛中一个较大的岛屿——担任行政官已有二十五年，无论是在众人之口还是媒体报道中，都是整个南太平洋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最初，马金托什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期待着与他的第一次见面。他因故在阿皮亚逗留了两三周，然后才接受这个职位。在都市酒店和英国夜总会他听到了关于行政官数不清的传闻，当时他是极感兴趣的，现在想来却有种讽刺的意味，因为从那时起，沃克本人已为他讲了一百遍。沃克知道自己是个个人物，并对自己的名气颇为骄傲，所以要故意处处表现出来。他小心守护着关于自己的“传说”，人们必须要了解他那些著名故事的精确细节，否则他会感到焦虑；倘若谁为陌生人讲错了，他便发起怒来，让你哭笑不得。

沃克带着粗鲁的热诚对初来乍到的马金托什来说是不无吸引力的，而沃克也乐得拥有一个倾听者，这样他讲给他的话就全是新鲜

[1] 狄更斯所著小说《匹克威克外传》中的主人公。

的，他可以尽情发挥了。他是一个好脾气的人，热心而体贴。马金托什原先是名政府官员，在伦敦过着封闭的生活，直到三十四岁那年，他突然得了肺炎，面临着罹患肺结核的危险，不得不尝试到太平洋找份工作。在马金托什看来，沃克长期驻留此地是极其浪漫的一件事，在征服环境的过程中体现出冒险精神是这个人的典型特征。在十五岁那年，沃克就一个人跑到海上，在一艘运煤船上铲了一年煤。他当时还是身材不高的小男孩。工人和船员对他都很好；但船长不知何故极其厌恶他，待他很粗暴，经常对他拳脚相向。他常因肢体伤痛难以入眠，所以对船长恨之入骨。这时有人鼓动他参加某次赛马会，他设法从一个朋友（在贝尔法斯特结识的）那里借了二十五英镑，然后押在了一匹几乎没有胜算的高赔率马匹上。如果输掉了他是没法还款的，但他从未想到会输，他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。结果那匹马真的赢了，他发现自己一下子拥有了一千英镑的现金。他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当运煤船在爱尔兰沿海某地停靠时，他弄清楚了谁是城里最好的律师，然后找到了这位律师，说他听说运煤船正在待售，请这位律师代他安排好收购事宜。律师被他的小客户逗乐了——他那时只有十六岁，而且看起来还不到实际年龄；同时，或许出于同情，律师颇受感动，他答应不但帮他安排好收购，还确保让他做一笔好买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沃克就发现自己成了这艘船只的主人。他回到船上，接下来——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一生中最美妙的一刻出现了——他给船长下令，要他在半小时内离开运煤船。他让大副当了船长，在船上又航行了九个月，最后把船卖掉了，获利不菲。

二十六岁时，沃克以种植园主的身份来到了萨摩亚群岛，他是

德国占领期间居住在塔卢亚岛的为数不多的白人之一。那时，他对当地人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力，德国人让他做了行政官，在这个位子上他一坐就是二十年。当岛屿被英国人夺取后，他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。这一不小的成功是马金托什对他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。

但是两人迥异的天性使他们不能做到亲密无间。马金托什其貌不扬，动作笨拙，长得又高又瘦，胸部狭窄，肩膀拱起，脸色土黄，脸颊深陷，眼睛大而忧郁。不过他极好阅读，当他的书籍运抵后，沃克来到他的宿舍看了看，然后对着马金托什用嘶哑的嗓音大笑起来。

“你带这些垃圾到这里干什么？”他问。马金托什的脸变成了深红色：“你觉得它们是垃圾，我很遗憾，我带书来是因为我喜欢读。”

“你说你有很多书在路上，我想可能会有些我想读的，难道没有侦探小说吗？”

“我对侦探小说不感兴趣。”

“那你就是个不可救药的傻瓜。”

“你这么想我很高兴。”

每个邮包都给沃克带来一堆期刊类文献，还有新西兰报纸和美国杂志。马金托什对这类时效性出版物非常不屑，这令沃克感到恼火。他对马金托什空闲时间看的那些书没有一点耐心，他觉得他读泰珀的《吉本：没落与堕落》和伯顿的《忧郁的解剖》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。因他从未学会管住自己的嘴巴，所以在评论起他的助手时总是口无遮拦。马金托什开始审视起这个人的真实面目来，在他粗鲁的、好脾气的外表下，他看到了让人痛恨的粗俗和狡诈；另外他自视甚高，飞扬跋扈，不过奇怪的是，他的个性中带着一种羞涩，让他一点也不喜欢性情上不能相契的人。他会天真地根据别人说过

的话来判断他们，如果话语里没有咒骂，没有下流——他自己的话里净是这些东西，他就会满腹狐疑地看着他们。晚上两个男人会打打皮克牌^[1]，他牌技糟糕，却又颇为自负，赢了便得意洋洋，输了就乱发脾气。偶尔几个种植园主和商人会开车过来打桥牌，马金托什看来，这个时候的沃克性格更是尽显无遗。他打牌时全然不顾自己本家，出牌时吵吵嚷嚷，跟人争论不休，仅是嗓门就足以斩杀对家。另外，他悔牌不断，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一边讨好对方，一边嘀嘀咕咕：“哦，你不能让一个几乎看不清东西的老人吃亏。”他确信他的对手会认为让他一把也无妨，至于要不要坚持游戏规则，他们都无所谓了。马金托什用冷淡、轻蔑的眼神看着他。打完牌，大伙会抽抽烟斗，喝点威士忌，这时他开始讲故事了，用满腔的热情讲起了他的婚姻——讲他在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，结果新娘跑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。他曾跟这个岛上的女人有过无数的“奇遇”——都是些老生常谈、污秽不堪的经历，但他讲得豪气十足，妙语连珠，让本来不屑一顾的马金托什颇受冒犯。这是个缺乏教养、耽于声色的老家伙。而在沃克眼里，马金托什是个可怜虫，因为他竟然不知道分享自己的风流韵事，众人都醉了，只有他一个还保持着清醒。

他看不起马金托什还因为他在工作中井井有条。马金托什做任何事情都喜欢这样。他的书桌总是整整齐齐的，报纸都仔细贴了标签，任何需要的文件都能触手可及，不假思索就能说出他们管理工作中的各种规章制度。

“胡说，胡说，”沃克嚷道，“这个岛屿我管了二十年了，从

[1] 一种牌戏。

来不用那些红带^[1]，现在也不需要。”

“一封信让你找上半小时，这样好吗？”马金托什问。

“你这个官员当得太差劲，不过你人还不错，你在这里待上一两年就好了。你的问题是不喝酒，如果你一星期醉上一次，就能成为一名不错的官员。”

奇怪的是，沃克完全没意识到他的下属心中对他的厌恶，而这种厌恶感每个月都在增强。虽然他嘲笑他，但也习惯了跟他相处，甚至开始喜欢他了。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容忍别人的怪癖，所以只是把马金托什当作一个怪人而已。他对他的喜欢或许是下意识的，因为他能跟他逗趣。他的幽默里含有些粗俗的玩笑话，需要一个人做他的玩笑对象。马金托什为人精细，品德优良，从不醉酒，都成了他源源不断的玩笑话题，他的苏格兰名字则成为他调侃苏格兰的通常引子；当两三人聚在一起时，他通常会“牺牲”马金托什一人，逗得大伙哈哈大笑，对此他也尽享其乐。他会跟当地人说起他的可笑之处。而马金托什对萨摩亚的了解还不多，当沃克在所讲的下流话中提到他，他看到他们纵声大笑起来，沃克也开心地笑了。

“我这个是讲给你听的，马克，”沃克用他粗鲁的大嗓门说道，“你能经得起开玩笑。”

“这是玩笑吗？”马金托什微笑着，“我不清楚。”

“苏格兰人！”沃克如响雷般大笑道，“只有一个办法能让苏格兰人听懂笑话，那就是外科手术。”

沃克几乎不知道，马金托什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戏谑的话。在夜

[1] 旧时捆扎公文的红带。

里——在雨季的不眠之夜，他面色阴郁地回想着沃克几天前随口说出的嘲讽话。他感到生气，心中充满了愤怒，开始想着怎样对这个恶棍进行报复。他曾试过反驳他，但沃克擅长巧辩，话语粗俗，内容直白，毫不掩饰，这就让他占尽了优势。他智力迟钝，使那些精致的攻击性语言毫无用处，而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也让人难以伤害他。他的大嗓门和雷鸣般的大笑是马金托什无法抵挡的武器，他意识到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暴露对他的恨意，他学会了自我控制，但他的愤怒在不断潜滋暗长，乃至让自己愈发偏执起来。现在，他怀着疯狂的警惕心观察着沃克。沃克每一次的卑鄙言行，以及暴露出的幼稚和虚荣、狡诈和粗俗，都让他的自尊心得到抚慰；沃克吃饭时贪婪、肮脏的吃相及发出的难听声音，让他心满意足，另外也注意到了他说过的蠢话及措辞上的错误。沃克对自己不怎么尊重，等他得知他的上司对他的评价后，他有一种苦涩的满足感，这也增加了他对这个心胸狭隘、扬扬自得的老头的蔑视，但当知道沃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恨意后，他感到一种特别的快乐。这个人喜欢受人欢迎，他是傻瓜，竟然以为人人都崇拜他。一次，马金托什无意中听到沃克在谈论他。

“我把他调教好后就没问题了。”沃克说，“他是条不错的狗，会忠诚于他的主人的。”

马金托什沉默了，那张土黄色的长脸一动不动。然后，他突然大笑起来，笑得很久、很开心。

但是他的怨恨并不盲目，相反十分清醒。对沃克的才干他有着精确的判断：他高效地统治着这个小小王国，人是公正、诚实的。在这里他有挣钱的机会，但他现在要比最初任职时穷了许多，唯一

的养老金是他最终卸任后可以领到的退休金。让他感到自豪的是，在仅有一名助手和一名混血职员的情况下，他对岛屿的管理比乌波卢岛还要好——那里可是中心城市阿皮亚的所在地，而且有一大群公务人员。他有几名当地警察来维持他的权威，但他从来没用过他们，他是靠吓唬和他的爱尔兰幽默来管理的。

“他们非要给我建一座监狱。”他说，“我要监狱有个屁用？我不会把当地人关进监狱的。如果他们犯了错，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。”

他同阿皮亚的上级机关曾发生过一次争吵，是他要求拥有对岛上当地人的完全审判权。就是说，无论他们犯下怎样的罪行，他都无需将他们解送到相应的法庭。他与乌波卢岛上的政府机构之间相互往来了几次措辞强硬的公函。他把当地人看作是自己的孩子——对于这个粗鄙、低俗、自私的人来说，这是令人惊奇的；他热爱这座岛屿，在这里他满怀激情地居住了如此之久。对当地人他有一种别样的粗鲁的柔情，这的确非同寻常。

他骑上那匹灰不溜秋的老母马，在岛上四处游逛着，从未厌倦过它的美丽。当他漫步在椰子丛林中芳草萋萋的大道上，优美的景致常让他驻足观赏起来。偶尔来到一个当地人的村落，他会停下来。酋长给他端来一碗卡瓦酒。看着那些有着高高的茅草屋顶的钟形小屋像蜂巢一样排列着，他肥胖的脸上荡漾着笑意。他的视线又停留在一大片碧绿的面包树上，不尽的喜悦在心中流淌。

“天哪，跟伊甸园一样。”

有时他会沿着海岸前行，透过树丛，能瞥见浩瀚的空荡荡的海面，没有一张船帆打破它的孤寂；有时他爬上山丘，一大片土地就会尽